

祝勇作品系列

..... ◎

隔岸的甲午

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

祝勇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 / 祝勇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4.9
(祝勇作品系列)

ISBN 978-7-5060-7788-0

I . ①隔… II . ①祝… III . ①中日甲午战争—史料 IV . ①K256.3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22819 号

隔岸的甲午：日本遗迹里的甲午战争

(GEAN DE JIAWU: RIBEN YIJI LIDE JIAWU ZHANZHENG)

作 者：祝 勇

策 划 人：张 杰

产品经 球：王丽娜

责任编辑：姬 利 王丽娜

责任审校：曾庆全

书籍设计：张志伟 知墨春秋设计工作室

统 筹：吴玉萍

责任营销：王莉莉 010-64258071

投稿信箱：tougao@rmdf.cn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京都六环印刷厂

版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开 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12.125

字 数：244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7788-0

定 价：48.00 元

发行电话：(010)64258117 64258115 64258112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4258029

谨以此书
纪念中日甲午战争 120 周年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70 周年

人们总在做着相同的事情，却总想获得不同的结果。

——[美]爱因斯坦

目录

—+· ·+—

1

- 序章 层次不同的日本** 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这其中既包括日本文化的缺陷，也包括它的长处。

9

- 第一章 “狼来了”** 从公元 1854 年日本人绘制的佩里画像中可以看出，那时的日本人对西方人是无比恐惧的。在这些画中，西方人一律被画成恶魔的形象，鼻子尖长，双目圆睁。

30

- 第二章 变形记** 我万万没有想到，日本人居然是以一份狂欢的心境度过“黑船祭”的。我以为当地设立“黑船祭”，并且仿制出一艘原大的“黑船”供人瞻仰，是为了“牢记历史”“勿忘国耻”。

46

- 第三章 军歌** 一场战争竟是那么容易被简化，几乎简化成了军歌本身，激情，嘹亮，具有唯美的品质和鼓动人心的力量，它遮蔽了战争本身的残酷、冷血，以及被害国人民的诅咒。

51

- 第四章 历史的空隙** 吉田松阴在呼吁组建日本国家舰队的同时，提议日本应利用并发挥间谍的作用。大清帝国用自己的错误验证了吉田松阴的先见之明。

第五章 “日本的伟大特权”

李鸿章已经隐隐地感到了日本将要对大清帝国造成的威胁，山雨欲来，双方唇齿间的交战，终将替换成真枪实弹的交锋。

第六章 叩问靖国神社

在靖国神社的面前，死亡的悲哀能够迅速地转化为幸福和光荣，让更多的人兴高采烈地加入到“为国家而死”的大军中，让靖国神社变得更加庞大。

第七章 迷失在花街

这起由妓女引发的血案在长崎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两千余名日本居民在清国驻长崎领事馆前抗议示威，表达他们对清国水兵寻衅滋事的愤怒。

第八章 这里的黎明静悄悄

那些来自穷乡僻壤的年轻人，在这里被锻造成一支军队。战争来了，所有柔软的情感都消失了，他们变成了坚硬的固体，变成帝国的利器，也变成我们面前最凶恶的敌人。

第九章 最后的勇士

刘汉中负伤被俘，送到大阪陆军预备病院后，伤势加重，他在临死前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把我的官职刻在墓碑上。”

第十章 “军都”广岛

仅从字面上看，清国开战，是为己，日本开战，是为人。当时的国际舆论普遍是站在日本一方的。双方刚刚宣战，清国就已经失了先手。

第十一章 “黄海的大捷”

假如我们能够冷静面对当时的局势，我们会发现，黄海一战，北洋舰队并没有输，世界末日并没有到来。甚至可以说，北洋舰队取得了一场胜利。

第十二章 寻找那发没爆炸的炮弹

“西京丸”这只由邮船改装的所谓军舰，只在邮船外表加了一层可以忽略不计的装甲，又安上几门火炮，就披着狼皮上阵了，根本扛不住“平远”主炮射来的一发炮弹。

第十三章 “定远馆”的冤魂

“定远馆”落成以后，有人到那里住宿，半夜里却隐隐看到走动的人影，一律穿着中国水兵制服；有盗贼进到这栋房子里时，居然听到空荡荡的房子里传来的说话声。

第十四章 马关，一个写进中国 课本的日本城市

尾声 梅屋庄吉的电影院

只有一个人，才是他的真正观众，只要这一个人看到这部影片，他的所有付出就有了最丰盈的回报。这个人，就是他挚爱的朋友孙中山。

后记

我们失败了，而且，我们必须失败，因为过去的失败里包含着我们未来的荣耀。悲剧绝不是耻辱。假如失败后我们没有站立起来，才是真正的耻辱。

附录

- 附录一 本书大事年表
- 附录二 马关条约
- 附录三 开罗宣言
- 附录四 日本投降诏书

主要参考书目 和文献资料

序章

层次不同的日本

中
下

一

我是在中日关系持续紧张的宏大叙事下抵达东京的。

出发前有人提醒，这个时候还去日本，当心点。我笑言，权当是深入敌后吧。

中央电视台的朋友还说，在日本拍摄，不止一次被抓到警察局，原因是没有拍摄许可，人家抓你，名正言顺。我们此行的目的是拍摄 26 集大型历史纪录片《历史的拐点》，其中有 6 集的《甲午战争》，不去日本不行，但去了也麻烦，因为我们的的确没有申请拍摄许可。没有申请的原因是在目前局势下，即使申请也不会批准，日本人知道，我们此时去拍摄和采访，一定没安好心。

二

全世界还没有哪个国家像日本这样能够引起中国人的普遍反感。一想到日本，几乎每个中国人都恨得牙痒，恨不得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为父老乡亲报仇。日本的右翼似乎也摸准了中国人的命门，在南京大屠杀、参拜靖国神社、慰安妇这些历史敏感问题上存心刺激中国，让中国人民不高兴。这也算是一种侵略吧，一种情感上的侵略。今天的情感侵略就像历史上的武装侵略一样，都是蓄谋已久、精心策划的，而并非偶发的、随意而为的。这样一种“刺激—反应”模式，是按照日本右翼的希望建立起来的，他们让中国人生气了，自己却心平气和，仿佛中国人的“反应”，坐实了“中国威胁论”。

上帝在中国的边上安排了日本这个邻居，似乎是专门与中国作对的。李鸿章曾经深谋远虑地说：“此中土之远患，而非目前之近忧。”李鸿章说这句话的时间，是公元 1885 年，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订《天津条约》之后。根据这个条约，中日同时从朝鲜撤兵；将来朝鲜国若有变乱重大事件，中日两国或一国要派兵，应先互行文知照。那一次，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举行了亲切友好的会谈，经历了洋务运动、同光中兴的大清国与经历了明治维新的日本半斤八两、势均力敌，但我相信双方都在觥筹

美酒、轻歌曼舞的背后体会到了某种杀机。貌似平起平坐的《天津条约》，已经为十年后的《马关条约》埋下了伏笔，对此，书中还将说到。

130 年过去了，李鸿章这句提醒，触痛人心的力量仍在。出发前，我一直在看日本“70 后”学者與那霸润的新书《中国化的日本——中日“文明冲突”千年史》。封面上“文明冲突”这四个字，首先就把我的心揪扯住了。與那霸润把中日设想为一对天敌，这与李鸿章的判断多么相似。事到如今，假如中日之间还有什么共同点的话，那就是双方都把对方当作敌人——至少，也算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对手吧。

飞机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正点起飞，飞过渤海、黄海、朝鲜半岛，飞向日本本土。我望向机翼下光斑闪烁的大海，那里正是 120 年前，邓世昌们浴血的战场。

三

3 个多小时后，飞机降落在东京羽田机场。这个飞行时间，与我每次前往深圳的旅程差不多等长。我并不是第一次去日本，十年前的 2004 年才是第一次，那一年春天，樱花烂漫的时节，我与邱华栋一起，以中国青年作家的身份，应日本外务省国际写作计划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和写作。那时的中日关系比今天要和

谐得多，双方还有许多交流和合作计划，日本外务省副大臣（相当于外交部副部长）也接见了我与邱华栋一行。因此，对于航班的飞行时间，我心知肚明。然而，中午 12 点的飞机在下午 3 点多（当地时间下午两点多）抵达东京的时候，我却觉得飞行时间不应该这么短。我第一次觉得日本应该很远，比美国还远，前往日本的旅程，应该跟登月差不多。

机场是那么的安静，没有一丝声息，像一部无声片。尽管我对日本并不陌生，但这个“敌后”还是让我感到有点意外——没有鬼子炮楼，没有铁丝网，甚至连敌视的目光都没有，从日本的海关官员开始，每个人脸上都漾着微笑，态度恭敬而和蔼，显然，他们是知道我们来自何方，但从他们职业性的面孔上，看不出丝毫的好恶。我们的大型拍摄设备一度引起他们的注意，但我们的报关手续都是合法的，他们也就没多说什么，挥手放行。

走出机场，这份安静又扩大到停车场、高速公路，甚至整个日本。日本依旧是那么干净和有序，空气里饱含着大海的潮湿气息，没有丝毫的 PM2.5，让我那么的不习惯。不能否认，对日本这个犯有侵略罪行的国家，我还是心存一点小歹毒的，希望这个国家肮脏、混乱、无序甚至贫穷，但日本人用实际行动无情地回击了我的恶意。从东京到横滨，再到名古屋，走了几个小时的东名（东京到名古屋）高速，没有堵车，没有恶意的超车，每一辆汽车都安分守己、遵守规则，都擦得干干净净，连一粒灰尘都找不到，甚至连大型货车都不例外。日本的大货，基本上是厢式的，没有敞篷货车，因此不会有丝毫的遗洒，那些金属的外壳，都被擦得锃亮，在太阳下熠熠发光。那些干净的汽车，让我感受到驾

驶者对它的爱护，感受他们在高速公路上奔走的那份自豪。

这时，另外一个日本，在我的心底脱颖而出。那个日本是由樱花、大海和爱情，由川端康成唯美的文字和山口百惠浅浅的笑容组成的。它就像一棵遥远的树，不动声色，却声势浩大地存在着，在我的心底潜伏了很久。

30 年前，我在电视里第一次看见山口百惠。《血疑》，每一个在 20 世纪 80 年代长大的人都记得它的名字。一个名叫大岛幸子的日本少女，在医学院的一次科研事故中，因受到了放射性钴 60 的辐射感染而罹患白血病，不得不依靠经常输血治疗。医学院学生相良光夫多次给幸子输血，当光夫的血在幸子的血管里流动，两个人的爱情也油然而生。故事最终以幸子在光夫的怀抱里死去为结局。20 世纪 80 年代的街景中，不知有多少少男少女把自己当作幸子和光夫，在暗中寻找着彼此。30 年后，我才意识到，这部言情片里居然暗藏着日本人内心深处的诸多潜意识，包括对核辐射的极度忧患和对生命凋谢的深刻警醒。

20 年前，我第一次读川端康成的小说。最先是《伊豆的舞女》，后来又读了《雪国》《古都》。这位“冷艳文士”的小说让我深深地沉迷。我喜欢他那种艳丽而哀伤的笔调。1972 年 4 月 16 日，川端康成口含煤气管在他新购置的玛丽娜公寓四楼的工作室里自杀的时候，我还不到 4 岁。

十年前我第一次到日本，心里面最想去的，就是川端康成笔下的古都——京都。归来后，我写下一篇《木质的京都》，在《十月》杂志上发表，开头这样写：“京都依旧是川端康成描述过的那个古都，保留着几个世纪以前的样子。我并不知道几个世纪以前

的京都是什么样子，但它至少是我想象里的古都。”^[1]

尽管我们国家文化悠久、江山多娇，但不能否认，日本也有它优秀的一面。日本人不会滥砍滥伐，盲目搞开发，日本的森林覆盖率高达三分之二，在日本旅行，犹如在一座浩大的森林公园里旅行，假如站在山顶上远望，山树会从脚下一路波澜起伏地蔓延到海边，所以看日本文学时我总想起魏晋，文字里透着山林水泽的气息；日本人重视历史，不会像中国那样到处乱拆古建筑，当然“二战”中被美国炸弹“拆除”的除外，所以当我们从日本的城市街巷里穿过，我们还可以感受到唐代建筑的风范，而西安这些城市早已面目全非；日本人重信守纪，卖水果的小摊贩只要把一袋袋的水果标上价钱，在旁边放一个小钱箱就可以回家了，晚上再来一次把钱箱拿走，绝不会有一个人偷走水果而不付钱；日本的厕所无论在大城市还是小乡村都纤尘不染，高速公路服务区的公共卫生间还有专为孩子准备的小马桶圈儿；日本小学基本上不记成绩，因为在他们眼里，团队精神比个人竞争更重要……

我后来对国内的朋友说这些时，一个朋友不耐烦地打断我说：那日本人为什么要跑到中国来杀人呢？我一时语塞，不知如何回答，好像自己对日本的赞美，已经沾了通敌的嫌疑。

一手捧着菊花，一手握着杀人刀，这是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对日本的概括。日本的两个不同的版本也一直在许多人的内心里纠结着，彼此打架。但是我想，这两个版本都不是完全的

[1] 祝勇：《木质的京都》，见《十城记》，第16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年版。

版本，我们不应该忙着愤怒，而是应该好好打量一下这个近邻。

早在 1928 年，戴季陶先生就在《日本论》一书中写道：“你们试跑到日本书坊里去看，日本所做关于中国的书籍有多少？哲学、文学、艺术、政治、经济、社会、地理、历史各种方面，分门别类的，有几千种。每一个月杂志上所登载讲‘中国问题’的文章有几百篇。参谋部、陆军省、海军军令部、海军省、农商务省、外务省、各团体、各公司，派来中国长期调查或是履行视察的人员，每年有几千个。单是今年出版的丛书，每册在五百页以上每部在十册以上的，总有好几种。一千页以上的大著，也有百余卷。‘中国’这个题目，日本人也不晓得放在解剖台上解剖了几千百次，装在试验管里化验了千百次，我们中国人却只是一味地排斥反对，再不肯做研究工夫，几乎连日本字都不愿意看，日本话都不愿意听，日本人都不愿意见，这真叫做‘思想上闭关自守’‘智识上的义和团’。”^[1]

我在八胜堂见证了这一点。八胜堂是日本一家专卖古旧图书的字号，店堂里关于中国的书籍排山倒海，让我倒吸一口凉气，而且这些书，大部分是战前出版物。日本战前已完成了对中国国土的测绘，而中国军队作战，居然要从日本人手里缴获地图。如今又过去了七八十年，这种认知上的不对称依然存在，而且差距越来越大。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成了一个透明体，差不多是在裸奔；对于中国人来说，日本却依然是一个混沌、坚硬的固体，对于他们正在做和想要做的一切，中国人不了解，也不屑于了解，

[1] 戴季陶：《日本论》，第 2—3 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1 年版。

好像对日本多了一层了解，就损失了一份爱国。中国人试图拒日本于千里之外，这只是一厢情愿，因为无论我们拒还是不拒，日本都在那里，一直没有搬家，而且也不打算搬家。

明代徐光启有一句名言：“一物不知，儒者之耻。”但这句话一旦遭遇日本就会铩羽而归。中国人为此吃了不少亏——至今仍在吃，但是中国人仍把无知当光荣，陷入一种一叶障目的自我欺骗，谁的言辞带上“日本”二字就迫不及待地贴上“汉奸”的标签。中国人不仅应该了解日本，而且必须了解日本，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比中国更应该了解日本。这其中既包括日本文化的缺陷，也包括它的长处。

因此，回望甲午，首先要从了解日本开始。

让我们回到事件的源头。

第一章
↓
“狼来了”

↑



四

那个源头，埋伏在一个名叫下田的海滨小镇里，秘而不宣。

公元 1854 年三月二十八日^[1]凌晨 2 时，一只小舢舨向停泊在日本江户湾^[2]浦贺外海面上的美国军舰靠近。在美国军舰巨大的黑色舰体的衬托下，这只小舢舨仿佛一只微不足道的小龙虾，在乌黑发亮的海面上缓慢地前行。这只小龙虾是从下田附近的柿

[1] 日期凡大写者皆为中国农历，日本以前一直使用中国农历，明治维新后，于公元 1882 年终止了阴历的官方使用，改用和历。

[2] 今东京湾。